

水阡墨 著

我们谁也没说话，只是面面相觑，然后紧紧相拥。
就这样，我们抱了很久很久，直到眼泪都笑了……

再不相爱，
就老了

畅销作家水阡墨 出道六周年特别创作 Me 时代
献给还在别扭着、暧昧着、任性着、等待着的你，
青春只有那么短，时间只有那么多，
就从现在开始，勇敢去爱吧！
大众文艺出版社





我们谁也没说话，只是面面相觑，然后紧紧相拥。就这样，我们抱了很久很久，直到眼泪都笑了……

水阡墨

大众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再不相爱就老了 / 水阡墨著. —北京:大众文艺出版社,
2010.1

ISBN 978-7-80240-480-9

I.再… II.水… III.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009079 号

书 名:再不相爱就老了

作 者:水阡墨

责任编辑:许 健

出版发行:大众文艺出版社 发行部电话:64060749

地 址:北京市东城区交道口菊儿胡同 7 号

邮编 100009

印 刷:三河市华润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630mm × 900mm 1/32

印 张:9

字 数:199 千字

版 次:2010 年 2 月第 1 版 2010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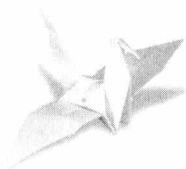
定 价:24.00 元

注: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印刷厂联系。

x i o z i

楔子

那个时候,我们以为幸福就是理所当然,我们
还不知道命运是什么。



这是2009年的夏天,漫漫云层之上,是从天堂而来的七彩霞光。

我听见耳边有巨大的轰鸣声,如潮水般涌入耳膜,震得人想吐。恍然中,有人用手拍我的脸,说着:“阿萱,快醒醒,飞机快降落了。”

我睁开眼,隔着机窗玻璃,看见被灰色的天空笼罩着的长沙。

记忆中的长沙里有拥挤的住宅房,玉兰树下支起的麻将桌,熏死人的臭豆腐,嚼着槟榔的方脸哥哥,娇小漂亮的妹坨在公交车上大声说着粗犷的长沙话,还有难看得要死的校服,多雨的夏天,还有……我爱过的顾若薰。

不知道为什么,我觉得手指神经质地抖着,连脚步都有点迟疑。

落凡将外衣披在我的肩上,握住我的手,冲我笑笑:“伯母给我发信息说长沙大暴雨,大夏天的竟然这么冷。”

“过两天别抱怨热就行。”

“不管了,反正你要带着我出门转转,你中暑我会把你扛回家的。”

“只要不是你中暑,我把你扛回家就行了。”

落凡揪着我的发尾，老鹰抓小鸡的架势拉着我取了行李直接奔到出机口。父亲和阿姨在出口等着，不过是四年没见，凭空却多了几分羞涩感。还好落凡自来熟，迎上去便露出标准的八颗牙，嘴巴也甜得像抹了蜜：“伯父，伯母，你们好，我是何落凡。”

我忍不住在心里翻了个白眼，看那对脱线的爹妈看亲儿子似的对他又握手又拍肩地嘘寒问暖。终于轮到我的时候，也只是瘦了胖了之类的谨慎言语。

是的，太谨慎了，谨慎到让我如坠冰窟。

也许是落凡在国际长途里报告得太多了，这个间谍让我在英国的生活没有半点隐私可言。不过却成功地笼络了母亲的心，让他们很是满意，那种丈母娘看女婿的眼神让我觉得难受。

这种眼神原本是应该给另一个人的。

我有气无力地靠着车背，晕机得厉害，接着又晕车，恍恍惚惚地看着被雨水冲刷的车窗，像是刻意要洗掉什么似的。眼泪，爱情，还有记忆，冲刷得那么刻意。

是的，太刻意了，刻意到让我无力还击。

父母在跟落凡说什么订婚的时候，我都听不见了，仿佛我的灵魂已经不在这里，那么它在哪里呢？

我放弃了去倾听，闭上眼睛，假装我睡着了。不知道什么时候停车，耳边有落凡的声音“不要叫她了，我抱她上去吧”。我安稳地靠在落凡的怀里，我很清醒地知道这是落凡的怀抱，清醒地知道他脱掉我的外衣将我塞进棉被里，将空调的温度调好，亲了亲我的额头，又关门出去。接着门外就是他们的笑声。我很清醒。

是的，太清醒了，清醒到让我喘不过气。

我从床上坐起来，接着就听见手机响，屏幕显示的名字是“筱筱宝贝”。

“姐姐，你到家了吗？”筱筱已经十六岁了，变声期已过，是副性感的小低音炮。

“嗯，刚到，我晚上去妈妈那边，吃过晚饭姐带你去打电玩。”

“姐，我最爱你了！”筱筱兴奋地大叫一声，接着又压低声音说，“不过，姐姐，我有件事要拜托你，一定要帮我，否则我就死定了。”

“什么事？”

“我闯祸了，我跟同学闹着玩，不小心把一个女生从楼梯上撞下去了，老刘让我叫家长！”

“……你力气真大。”我无语。

“高一六班，拜托姐姐你下午过来啦！”

“行，等着，看姐摆平那老家伙。”

“姐，我最爱你了，我爱死你了！”筱筱拍完最后一遍马屁才安心地挂了电话。这种马屁还挺受用。宝贝弟弟的话就是圣旨。我立刻起床吃了点午饭，外面还在下大雨，我无视落凡哀怨的眼神，开着父亲的小别克去筱筱的学校。

我的高中时期就是在这个学校度过的，那时学校还没有初中部，也没有新教学楼。学校的大门换成了南门，一进门就是崭新的初中部教学楼。高中部还在北面，教学楼有点破旧，却沉淀了岁月的痕迹，旁边有两排高大威武的泡桐树相伴。

泡桐树长得更高了，我仿佛能看见那个身材修长、长相俊秀的少年坐在树下，我爬上墙头折下一支白色泡桐花跟他求婚，我说，让我给你幸福吧，他黑色的温润的眼睛盈满泪水。

我与他的故事，已经像一滴落在纸上的红墨水，抹去后，只剩下模糊不清的暧昧的痕迹。那种叫记忆的东西支撑着我，也凌迟着我，我听见背后有脚步声，我转过头，看见那个少年渐渐走近了，秀美的轮廓，微笑的唇角，还有温润无害的食草动物的眼神。

“啊……”我张开嘴巴，喉咙里发出模糊不清的声音，有什么东西堵得我喘不过气。

“姐姐！”那个身形扑上来拥抱住我，这下我清醒过来了，是筱筱，“姐姐你到这里来做什么？初中部在南边。”

“我有东西丢在这里了。”我紧紧地抱住这个与我身高相同的孩子，就像是抱住了一棵救命稻草，忍了许久的眼泪终于流下来，“筱筱，怎么办，我找不到了。”

“姐……”筱筱突然说，“你是在找若薰哥哥吗？”

我心里一震，无法抑制地颤抖起来。那些谨慎，刻意和清醒被筱筱的一句话打破了。

顾若薰，你在哪里呢，亲吻谁的嘴唇，抱着谁的身体，睡着谁的床，跟谁说着情话，对谁许诺着未来？

顾若薰，我多么希望时光能倒退到1998年的夏天，我们都还是十七岁，你、我还有夏珏、赵寻，我们四个还是很好的朋友。

而那个时候，我们以为幸福就是理所当然的，我们还不知道命运是什么。

目 录

C O N T E N T S

楔子 /001

那个时候,我们以为幸福就是理所当然,我们还不知道命运是什么。

第一章 天有异象,必出妖孽 /001

讲台上站着个过分年轻的男人,简单的白衬衣开了两个扣子,皮肤很白,是俊美斯文的长相。鼻梁上架了副银边的眼镜,略长的黑刘海下面一双不怎么善良的狭长狐狸眼正盯着我。

第二章 为什么相恋苦匆匆 /029

不知道是不是夏珏的表演太逼真,还是我咬牙切齿的样子太突兀,顾若薰托着下巴笑了:“你这么厉害啊,看来以后还要拜托你保护我呀。”

第三章 没有感情的吻和食物没什么两样 /057

线香,细小的银色火花飞溅,与夜空中惊天动地的绝美相比,是那么的渺小,却很温暖。握着它就好像是握紧了全部的幸福一般。

第四章 这次我不会再让你一个人了 /083

这一瞬间，我突然想，那么顾若薰抱在怀里的是什么呢？

只是一个没有正式画上句号的过去，还是迷雾重重不知前路的未来？

第五章 以身相许就是用肉体来报恩的意思 /107

何落凡让我滚，我就滚了。我一点也不想跟他解释这一夜，何落凡就像商店

橱窗里摆着的漂亮礼服，我兜里有钱，可是我不想买，我只能滚。

第六章 淡定的人生不需要解释 /129

这并不是动物的世界，我可以用拳头抵挡一切来伤害他的兽类，只要我够强

壮。可是这毕竟是人类的世界，暴力只能增添痛苦，而不能改变任何东西。

第七章 坐在柳树下的男人 /155

我们好不容易，我们身不由己。我怕时间太快，不够将你看仔细；我怕时间太

慢，日夜担心失去你。恨不得一夜之间白头永不分离。

第八章 想要保护一个人又有什么错呢 /175

明明知道对方喜欢自己，一个装作不知道，一个装作不喜欢，心照不宣地做着

所谓的朋友。

第九章 他们都骗我 /201

我害怕有人再一边马不停蹄地说爱我，一边毫不犹豫地把我丢掉。

第十章 那就恨我吧 /217

你离开后吸血鬼先生才发觉千帆过尽，他只爱你这一艘小破船；弱水三千，他

也只想取你这一小破瓢。

第十一章 只怪我们爱得那么汹涌那么深 /239

我静静看着他，这次没有摇头。只是眼睛慢慢地流出眼泪来，落在我们交叠的双手上。他怔怔地看着我，见我哭得越来越厉害，好像全世界的雨都落进我的眼睛里。

第十二章 不是白骨，是琥珀 /261

我对我的灵魂宣誓。

我欠你这辈子，欠他下辈子，我一定准时兑现，绝不延期！

番外之我最爱的孩子 /269

我那个总是保护我的女孩，我也想要拼尽力气去保护一次。

第一章 天有异象，必出妖孽

讲台上站着个过分年轻的男人，简单的白衬衣开了两个扣子，皮肤很白，是俊美斯文的长相。鼻梁上架了副银边的眼镜，略长的黑刘海下面一双不怎么善良的狭长狐狸眼正盯着我。



【1】

书上说，天有异象，必出妖孽。

我与灾星相遇的前一天，北京下了整晚的暴雨。

雨点敲打玻璃的声音像天然的安眠曲，整个宿舍的人都睡得格外安稳。第二天早上听见李默然见鬼一样高分贝的叫声：“啊！我的联想！”

我迷迷糊糊从上铺伸出头来，看见满地都是水，整个身子凉了半截。四个人都丢三落四的，下那么大雨，连窗户都没关。杨帆和蓝冰的机箱都用泡沫垫高了，幸免于难。李默然悲伤了一会儿，立刻又幸灾乐祸地转向我：“阿萱，我们俩才是真正的有福同享、有难同当的好姐妹啊！”

我一脚踹过去，李默然立刻阳光灿烂地去卫生间里拧墩布去了。

蓝冰也跟着凑过来，一脸幸福的表情：“阿萱，这次你的电脑是真该换了！”

“不换，我去修修，说不准凑合着还能用。”一台电脑几千块钱，听着都肝疼。

我知道蓝冰这么愉快是因为上次在游戏里帮战，我们正杀到对方的阵里砍得不亦乐乎。只见黄衣飘飘的仙子正放血放得痛快，突然不动了，被扑上来的一群帮众在半分钟之内迅速砍死。

游戏世界里的提示是：“葬天殿”西护法“美人若薰”体力不支，被“笑傲江湖”的小喽啰“一棵树”一刀砍死，伊人芳魂已去，“葬天殿”全体帮众悲伤过度，防御减半。

当时杨帆因为这件事骂了我半个月，因为女仙血量本来就低，防御减半，她就只有被按倒在地，先杀后奸，再杀再奸的份儿。搞得“笑傲

江湖”的副帮主“无心之尸”在传送口守株待兔，还不小心的喊到了世界频道：美女，你到底是来杀人的，还是来卖身的？

后来杨帆每次刷怪死了，再跑回去，都有人模仿那个“无心之尸”的口气说：杨飘飘，你又来卖身了啊？

我抱着机箱去学校的电脑维修部，那里修电脑的大叔都认识我了，龇着大白牙问我：“幸月萱，这次是什么问题？”

“昨天下雨被水泡了。”

“我瞧瞧。”大叔熟练地打开后机箱摆弄一顿，摇摇头，“八成不行了，硬件本身就老化得厉害，又泡水，现在随便买个二手机都比你这好几十倍。”

我立刻忧郁了，抱着机箱准备去校外找个卖破烂的，说不定还能换顿饭钱。

刚下过大雨，天气还是阴沉得厉害，走到校外还能听见隐隐的雷声。学校论坛上推崇的在后门不远的地方有一家收破烂的，老板回购七八成新的书，对学生也很厚道，口碑很好。只是位置太偏僻，不太好找。

我在林立的旧楼中转了半天，正想找个人问问，突然听见不远处的巷子里传来有人厮打的声音。我想都没想，把机箱往路边的长椅上一放，就往巷子里跑。

眼前的景象让我头脑一热，一个长得挺白净的男子和两个头发染得黄得估计连他们爹妈都认他们不得的男人厮打在一起。白净男子明显地处于劣势，嘴角泛着青紫，嘴上还丝毫不肯吃亏，骂着：“想占老子便宜，你们还早了一百年！”

我想一定是他坚贞不屈的表情打动了我，否则我怎么会管不住自己的脚步冲上去，揪住一个黄毛的衣领就是一拳。另一个愣了愣，转移目标向我冲过来，我冷笑一声，四两拨千斤地闪到一边，顺便伸出腿绊

了他们个狗吃屎。

没几下两个喽啰级别的黄毛就吃不住劲了，跑之前还捂着肋骨喊：“切，还以为你多硬气呢，找个娘们儿来帮忙！回家给娘们儿暖被窝去吧，没种的小白脸！”

一个大男人被骂这种话，气得眼都红了，咬着牙靠着墙呼哧呼哧地喘气。我这才发现他高我一头，眉眼深邃，皮肤白，头发却黑得发亮。怪不得现在的女生都疯了似的想嫁老外，外国的月亮圆不圆不知道，混血绝对比纯种更容易出极品。

“没事吧？”我看他一直低着头，“哪里疼？脱臼的话我会接。”

“谁要你多管闲事！”他抬起头狠狠地瞪着我。

这男人长了一双狭长墨绿的狐狸眼，我无趣地退后一步，本想骂句“狗咬吕洞宾”，想了想又算了。人家又没求我救，是我多管闲事跑来插一脚，男人要里子还要面子，这次果真是我错了。

“对不起。”我这人最大的好处就是知错能改。

没等我对不起的人再把什么火气撒我身上，我就迅速转身走出巷子，往路边的长椅一看，肝都痛了——哪个没良心的连坏机箱都偷啊！

【2】

周末我和李默然去电脑市场组装了一台新机器回来。

我花了四千二，李默然花了四千五，比我多装了一条内存。回头去取款机查了一下余额，好不容易攒了半年的钱又成了赤字。为了防止下半年喝西北风，我忙给馆长打电话要求每周给我再加两节课。从大二开始，我就在跆拳道馆打工，练了近十年的跆拳道竟然成为谋生的手段。我特佩服自己的先见之明。

我在道馆上晚班，每次回到宿舍都接近十二点，如果路上稍微塞

车，我就要爬暖气管子。有次还被夜里晚归的女生看见了，大叫一声，“啊，蜘蛛侠。”郁闷得我恨不得吐出丝来把她缠成茧子。

大概是因为雨天的关系，大街上的人也少，路况好得多。我一进宿舍就听见杨帆喊着：“‘鸦雀无声’，快来救我！救我！”

李默然笨手笨脚地操作着，眼珠子都快瞪出来了，吼着：“杨飘飘，你再去卖身一次吧，我自己都快挂了！”

蓝冰刚洗过澡，短发上还滴着水，蹲在凳子上砸着键盘：“都挺住了，小爷我快到了！”

我到杨帆的屏幕前一看，原来她和“鸦雀无声”在野外正被“权倾天下”的“公子落凡”追杀。我忙进了游戏，使用夫妻阵法中的瞬间传送跑到“冰蓝少爷”身边。“公子落凡”正挥着剑用风卷残云砍掉杨飘飘的最后一滴血。

杨飘飘惨叫一声，红色仙子横尸在地上。

杨帆立刻用青岛话开骂：“这个‘公子落凡’就是个变态吧，上次阿萱不就 PK 赢了他一次吗？有必要对我们帮的人赶尽杀绝？”

“不是这个原因，是因为阿萱上次秒杀了他们帮的一群小号，那些人都是他现实里的朋友。”蓝冰转向我，“阿萱，记得不？”

“不用问，她天天杀人，一堆亡魂会记得才怪。”李默然代替我回答。

在游戏里滥杀无辜的人名字会变成红色，处处被人追杀，死了装备全掉，还会进恶人谷。我红名时已经七十级了，是个黄衣飘飘的女仙，受人钱财替人消灾，看见不顺眼的也杀。总之我是全服最大恶人，连其他恶人遇见了“美人若薰”这个 ID，也都要绕着走。

在游戏里仇家一大堆，还有人特意花钱请人在世界频道每天刷屏骂我，直到被我杀到换服务器玩。不过也因为这样出现一堆莫名其妙的崇拜者，我刚进游戏，在洛水南岸找到“公子落凡”，就看见世界频道里喊：“美人若薰”在洛水南岸单挑“公子落凡”，快去围观！

“公子落凡”拿着深绿刀，长发飘逸，俊朗不凡，作出迎战的姿势：“垃圾，今天杀得你出不了恶人谷！”

我嘴角抽了抽，发扬我杀手的优点，不说废话，说杀就杀。“公子落凡”比我低两级，是人民币玩家，满身的极品装备，可是PK技术很菜，只会用一把极品绿刀在这里耍风卷残云，不过杀伤力特别惊人。

周围来了不少围观群众，还有一群女仙，美女们一边舞杖一边喊：“公子加油，杀了这个垃圾！公子你好帅！”与此呼声相辉映的是：“能被美人干掉是多幸福的事啊，美人来杀我吧，我喜欢粗暴的，用你漂亮的深绿如意打碎我的天灵盖吧！”

“鸦雀无声”和“杨飘飘”在身后做呕吐状。

说起我跟这个“公子落凡”也是积怨已深，要说玩游戏，各人有各人的玩法。我愿意当恶人乱杀人，你有本事也杀过来就是了，为什么非要让别人守那个心照不宣的游戏规则？玩游戏图的不是开心么？我真的不懂得这些人的脑子里装的什么，尤其是“权倾天下”顶着全服第一大帮的派头要求“葬天殿”开除“美人若薰”这个人渣。

“葬天殿”的帮主正是“冰蓝少爷”，蓝冰穿衣打扮像个男人，连游戏里都扮人妖。偏偏有一大堆女仙排队等着嫁他，我只好填补了这个空缺。“权倾天下”要求“冰蓝少爷”休妻，开除出帮，被“冰蓝少爷”一句“你让爷干吗爷就干吗，你是我孙子啊”堵回去。于是“权倾天下”与“笑傲江湖”“乱花山庄”结盟要灭掉我们这个垃圾帮。

再于是我没事就跑去他们帮小号练级的地方，跳个“八方雨”，雨过后便横七竖八地在地上躺了一片尸体。

“公子落凡”来追杀我，一口一个垃圾、人渣，连句脏话都没骂过。此人的家教应该还不错，让我凭空多了几分好感。况且他每天都跟在我身后追着跑，偶尔我故意让他杀一次，他就像得了徽章的英雄似的，在世界里又喊又叫。